

浅议鹿纹瓦当

戴少婷

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



子母鹿纹瓦当

凤翔雍城遗址，是公元前677年至公元前383年秦国的都城所在地，秦国惨淡经营雍地近三百年，时值春秋战国时期，作为五霸与七雄之一的秦国，其宫殿群落与宗庙、官廨的宏大壮丽，至今还能从其废墟窥见一斑。

考古工作者在雍城遗址发现了许多动物图像的瓦当，其中，尤以鹿纹瓦当给人印象最为深刻。它数量众多，几占所出动物纹瓦当之半；神态多变，不同姿态达十多种；形象刻画细腻传神，栩栩如生。那么，秦人为何独衷于鹿？它又能带给我们那些古代的讯息呢？在筹备秦瓦当展的过程中，我有机会和这些来自远古的艺术品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，于手抚眼观中产生

了些许感悟，略谈一二。

一、秦人爱鹿

鹿属哺乳类鹿科动物，种类有麝、麂、梅花鹿、水鹿、马鹿、麀鹿、驯鹿等，形体差异甚大。瓦当上的鹿均为侧面图像，个个活灵活现，它们有着发达夸张的双角，长度几及身躯之半。奔跑者气宇轩昂，头高高昂起，脖颈长而有力，前后肢细瘦修长作奔驰状，是其机灵善跑的写照；站立者躯体肥瘦适中，矫健壮美，一副高贵优雅的神态；顾首回望者，长腿略为弓屈作准备俯卧状，描绘其休闲中仍保持高度的警惕。尽管图像只是浅浮雕的动物轮廓，却能把鹿形体的健美与机灵聪敏的生活习性表现的淋漓尽致，惟有对鹿非常熟悉和喜爱的

艺术家，才能创造出这样几近完美的艺术形象来。

秦之先祖大费“佐舜调训鸟兽，鸟兽多驯服，是为伯翳。舜赐姓嬴氏。”传至后世非子，也“好马及畜，善养息之”，因而获得了周孝王的优待，特许其牧马于渭渭之间，“马大蕃息”（引文俱自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，进而取得歧西之地，以至发展壮大起来。原来秦人的得姓、立国与有土，竟然与禽兽畜牧有着很深的渊源与情感关系，难怪他们把鹿、马、獾、雁等动物家畜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而彰显于华屋的檐头。

鹿以草叶为食，性格温驯，周身是宝，有很高的经济价值，肉可食，皮能制衣，鹿角是很好的药



奔鹿纹瓦当



卧鹿纹瓦当

材。大型鹿还可以力助人，所以鹿是财富的象征。同时，鹿也是很好的观赏动物，秦王宫里就畜养着鹿作为宠物，不然，权奸赵高何以那么顺当地牵一头鹿来指其为马呢？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赵高欲为乱，恐群臣不听，乃先设验，持鹿献于二世，曰：‘马也。’二世笑曰：‘丞相误邪？谓鹿为马。’问左右，左右或默，或言马以阿顺赵高。或言鹿，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。后群臣皆畏高。”这就是“指鹿为马”这一典故的由来，然而这个故事不正是秦宫养鹿的证明吗？虽然这个事件晚于鹿纹瓦当的制作时间，但毕竟相去不远，也许居雍的秦公秦王就养着鹿呢，始皇与二世的养鹿不过是循旧章而已。

二、鹿喻政权或爵位

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”，裴駰《集解》引张晏曰：“以鹿喻帝位也”。鹿与禄谐音，也比喻掌权的人。《文选·扬雄 解嘲》：“往昔周网解结，群鹿争逸”，李善注引服虔曰：“鹿，喻在爵位者”。这些见解虽属晚出，不一定与战国时期秦人的思想观念相吻合，但其形成亦有一个过程，难免不受历史因素的影响。总之，鹿在秦人的心目中是祥瑞的象征。

三、秦地多鹿

雍城地处渭北丘陵地带，毗邻周原，北依岐山，西邻关山，南距秦岭咫尺之遥，土地肥沃，植被茂盛，水草丰美，是鹿群良好的栖息

出没之地，自古以来，鹿就是这里人们最常见的动物和狩猎的对象。

《诗经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：“林有朴樕，野有死鹿”。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之什》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”。其分布之广、为数之多可以想见。而鹿的多寡，猎获的多少，也直接关系到周秦人民的生活质量。

艺术源于生活，“艺术之源，是在于内在的真。而你的形，你的色，都要能传达感情”（莫赛尔：《罗丹艺术论》见《傅雷译文集》第十三卷，安徽文艺出版社）。所以秦人把其最为熟悉并视为祥瑞的对象鹿，作为最美的瓦当题材，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。